

本报记者 郑瑜 何莎莎 北京报道

“币圈现在人心惶惶，11月22日前，没有人敢发声。”一位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前员工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币圈到底发生了什么？

日前，业内传出一份《关于开展虚拟货币交易场所排摸整治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称，“请（上海市）各区整治办在11月22日前完成对辖内虚拟货币相关活动的排摸工作。”对此，记者电话联系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获悉，“此为内部文件，具体情况请与市金融稳定联席办联系”。记者向市金融稳定联席办发去采访函及致电，截至发稿时未收到回复。

11月21日晚间，多家币圈自媒体微信公众号被封。而此前不久，定位为“炒币神器”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币市（BISS）公告称，（正常业务受影响）系部分业务负责人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工作的消息。

币圈巨震之下，圈内各大社群议论纷纷，虚拟币讨论微信群火速改名。

头部交易所“卷入”舆论风波

在这波监管动态中，头部虚拟币交易平台——币安（Binance）一直活跃的新浪微博突遭封停，引起了币圈的广泛关注。临近11月22日节点，多位从业者向记者表示，（国内）币安员工于家中办公。

根据币安官方网站显示，币安交易所成立于2017年7月，是一家专注于数字资产交易区块链公司。获得泛城资本、黑洞资本的千万美元天使轮融资。2018年1月，全球注册用户超过500万人，其中90%以上的用户来自中国以外地区。

而根据财经网报道，目前符合《通知》描述且在上海地区从事虚拟货币交易的在沪典型相关企业就包括币安等公司和团队。“与其他头部交易所不同的是，币安是唯一将境内总部设立在上海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币安目前在上海共3处办公场所，常住员工数量超200人。”

对此，币安联合创始人何一向记者表示，“币安作为一个本身设立在国外，只是拥有少量中国员工的公司。我们于两个月前才开始计划回到中国，在计划过程中，也有非常多的本土有关部门对于像币安这样的区块链技术公司的落地非常地欢迎，我们也正在接洽过程中。但币安目前并未在上海多地设有办公场地。币安始终是去中心化的办公架构，我们并不只有中国员工在家办公，币安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员

工都是在家办公。如果符合岗位要求，币安不太在意员工实际的地理位置。”

“在这波舆论上，币安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我也很困惑为什么国内（监管）排查会与币安挂钩。”何一补充道，关于新浪微博封号原因，币安方面不太了解。“币安作为一家积极拥抱监管的平台，我们认为监管逐步推进行业规范化是一个向好的过程，就合规而言，币安目前在国际上拿到的牌照也是最多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行业人士告诉记者，为“安全”起见，境内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运营团队会选择“出海”，在国内只留下纯技术开发团队。

针对上述行业人士的观点，有法律人士告诉记者，这种情形就是掩耳盗铃，所谓的“安全”并不安全。我国对于ICO行为的管辖形成了一个闭环，留下技术人员并不能解决问题，技术人员也是帮助犯罪的行为，那就当然归属于属地管辖。即使全体都是海外人员，也会落入到属人管辖范围内。再进一步，交易所有关人员彻底放弃中国国籍，也可能掉入到保护管辖范围。最后，如果涉及洗钱，反恐领域，普遍管辖也会兜底。

上述法律人士同时告诉记者，自2017年9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公告，国内虚拟货币交易所顷刻之间悉数关停、“出海”以来，对于虚拟币的监管态势始终没有变化。

11月18日，中国银保监会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向各省市处非办发函，提示防范假借“区块链”名义的非法集资风险。近期，一些不法分子借机炒作区块链概念，以所谓“虚拟货币”“区块链商城”“区块链游戏”等名义非法吸收公众资金，侵害公众权益。这些所谓高收益投资项目实际上与区块链技术毫无关系，有的刻意混同“币”“链”概念，纯粹是披着“区块链”的外衣圈钱。为防范假借区块链名义非法集资，有关部门鼓励群众积极举报，符合条件的还会给予奖励。

### 小交易所当月投入5万可获4倍回报

或许投资获得的“高回报”是币圈“长盛不衰”的不二法门。

面对监管频频发声，虚拟币交易所的“地下”玩家们却仍在招新。11月21日，某家号称区块链投资赚钱的“新生”交易所吸引用户的海报出现在了记者的朋友圈，宣传口号正是“扫码下载注册，快速盈利”。

“我自己开的交易所就成立了一个月，成本投入一共用了5万元，注册用户达到3000人，当月即赚了20多万元。交易所的成本主要是系统支出、广告费用、员工工资。”某微小型虚拟货币交易所创始人小谦（化名）告诉记者，“骗（赚）到钱的虚

拟货币交易所早就开始隐退了，没骗（赚）到钱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就开始限制出金、系统升级。”

上述回报在另一位币圈人士口中也得到了印证，该人士认为，“行情好的时候确实可以做到”。当记者问及行情好的时候具体有哪些，他举例“比如2018年年初，还有今年初至今，虚拟币红火、资金热时都是好时候”。

“比如用户购买并持有其交易平台价值1000元人民币的平台币，平台每天就会赠送用户价值60元的平台币。等到平台币用户持有的平台币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平台方就开始注册即赠送平台币，如此一来，免费获赠平台币的用户就会开始砸盘。用户原本购买的价值1000元的平台币，价值就会缩水至100元。但这不属于平台砸盘，与平台无关。平台照旧会根据用户持币的价值，每天按6%的比例赠送平台币，不会锁仓，不限制出入金，随时可以交易。也有很多用户薅羊毛，注册拿了平台币换了以太坊（ETH）就跑。之所以是以太坊，是因为大部分中小型交易所都不提供法币出入金，若是法币出入金，就能顺藤摸瓜找到是谁开的交易所，区块链诈骗之所以如此猖獗，是因为骗子们利用了区块链的匿名性。但也有‘薅羊毛’用户会回到我的平台上存钱。”小谦在记者介绍中小交易所招纳新用户的普遍玩法时说道。

这场“游戏”正如金融分析师肖磊曾指出的那样，“现在（币圈）这个行业没有任何规则，可以任意用各种消息和手段来操纵自己发行的币，所以投资者是非常弱势的，没有任何保障机制，极易被割韭菜”。

据了解，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收入具体有为上市费、交易手续费、发行平台币这三种主流获得渠道。（注：上市与股票IPO很相似，也是要有虚拟货币交易所，上市费类似于券商保荐费）。

具体谈及其投资与回报时，小谦表示，一般交易所至少有三台服务器分别是网站、比特币钱包、以太坊钱包的服务器，如果是基于ERC20的代币或者比特币分叉币，可以直接匹配钱包服务器，比较“方便”，遇到名气较大的项目可以免去上市费；但如果是自家做的公链，在交易所技术处理上则相对麻烦，所以交易所普遍会对公链收取“上市费”。另外，小型交易所，可以租借服务器开设。

“地下”的虚拟货币交易所也有流量与安全的烦恼。

在小谦的介绍中，交易所获客也就是广告，需要找各种公众号发软文、各大社群发广告，熟悉币圈头部自媒体。“我的交易所开了一个月，黑客就对交易所网站进行了DDOS攻击，此后用户无法访问我的交易所网站，造成了一片恐慌。黑客勒索我网站赎金，开价5个比特币之后，我讨价还价到3000usdt（锚定美元的稳定币）。但后来我认为这是个关门的机会，顺势关闭了交易所。”

在上述小谦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获得更多的用户是小平台维系下去的重要途径，而在几次整顿中被封号的部分媒体，也正是交易所至关重要的“送水工”。

事实上，在各部门严厉打击虚拟货币整治工作背景下，虚拟货币交易所的生意也越来越“地下化”，小谦告诉记者，中小交易所招收员工很谨慎的，一般都是把应聘人员先约在星巴克，聊几次以后，才会带到公司。”哪怕是单纯吸引流量，转去交易手续费，其法律风险也不容忽视。

“不是只有ICO才会违法，虚拟币交易所即使不涉及ICO也会有风险，同时诈骗只是其中的一种风险而已。其他例如传销。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等罪名的风险，所谓的小型虚拟币交易所也会存在，而且某种意义上可能会更高，因为小型其要盈利，冒的风险也更大。”中国银行法学会研究理事肖飒强调道。

肖飒曾撰文指出，比特币为首的虚拟货币，无疑考验着世界主要国家的金融管理能力。虚拟货币及与之相关的配套平台和发行方式，有刑法规制的必要性。虚拟货币交易所的原罪，可能包括：非法经营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诈骗罪（如有内外勾结内幕交易行为多涉嫌此罪）、洗钱罪、盗窃罪、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

。